



# 冬来香 白菜

□王末已

拉了豆角和黄瓜秧后，菜园里的地就闲了下来。队里安排一些妇女从各家各户的茅坑中，挑来一担担大粪泼在上面。等粪便干透了，几个菜地老头便将那地一锹锹翻起，再一锄锄刨碎、整平，最后整成一行行六七十厘米宽的菜垄。这个时候已到立秋，俗话说“头伏萝卜二伏蒜，三伏里头种白菜”，已整好的地就是用来栽白菜的。

提前育好的白菜秧被小铲子一颗颗带土从菜畦里挖出来，放进箩筐里，再提到整好的地里。然后，在菜垄两侧的斜坡面偏上的地方，用铲子每隔30多厘米挖个小坑，将白菜秧放进去埋好。

菜垄上栽好了白菜秧，便开始一垄垄浇水。水在两条菜垄中间的沟中向前流动，像一条游动的蛇，前头的水和松软的田土接触后冒出一层密密麻麻的气泡，顶着漂浮起来的泡沫慢慢向前，直到淹没菜根后再改浇下一垄。头一天浇过后，第二天还要再补浇两次，这样菜苗才容易成活。

虽说立了秋，但天还是很热。白菜秧细嫩的叶刚栽时还鲜绿挺拔，太阳一晒，一个个便焉焉地趴在田垄上。有的只在清早时还能强撑着直立起来，一到中午便又垂头丧气趴下了，有的就再也直不起来。不过没关系，白菜栽根，青菜栽心，只要根活了就行。

刚刚泛过苗的菜秧并不好看，甚至很凄惨，没有一片叶子是完整的。有的叶子被太阳晒得焦干，只剩下孤零零直立的叶梗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新的叶子很快又长了出来，而且新叶子比它们的前辈更阔、更绿、更有力。叶片边缘有着扎手的小刺，叶面上还有密密的绒毛。它们不再是向上直立着生长，而像伸开的臂膀，一片一片围成圆形向外伸展。

慢慢地，相邻白菜的叶子便手拉着手、肩并着肩了，田垄间几乎没有了插脚的地方，整个菜园子里墨绿一片，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着绿油油的光。

菜园里的老头一边浇着水，一边挑来存放在菜园边池里的大粪，水冲着它们流到菜的根部。“萝卜白菜葱，全凭大粪攻”，喝饱了大粪，那白菜便长得越发

起劲。

白菜长够了叶子，再长出新叶时就不像以前那样四散开来，而是在中间抱成一个虚团。虚团着的叶子越长越高，越大越圆，团里面不断新生出的叶子也蜷着，向上顶着抱着的叶子生长，越顶越紧，抱着的团便越来越瓷实。先前伸展长着的叶片也慢慢起身收拢过来，一起向着中间靠拢抱紧。菜园里的老头也不闲着，把白菜边上没有卷起的菜叶贴着中间拢起，用稻草搓成的绳将它们一颗颗捆起来。这时，再看那一颗颗挺立的大白菜，个个精神抖擞。

秋去冬来，当夜晚的露凝结成厚厚的霜凌，白花花撒满了菜园子。当大地开始结出薄薄的冰层，走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声音的时候，白菜也就成熟了。只有这个时候的白菜，吸纳了天地间的精华之气，浸透了菜农的心血和汗水，才最甘美脆嫩，做出的菜才最有味。

生产队开始分白菜，菜园里一个管事的老头手拿一个脏兮兮的本子，上面记着生产队里所有的家户和人口数。园子里放着一个大台秤，台秤上放着一个大筐子，筐子里码着一颗颗大白菜。老头弯着腰，使劲睁着眼盯着秤上的刻度，用黧黑粗糙干裂的手指拨动着游砣定好数量，嘴里念叨着添颗、去颗，然后说“好了”。两个年轻的劳力便两手使劲，抬着筐子在远处的地上将白菜倒成一堆，拿出老头给的写好名字的小木棍插在一旁。

菜园里热闹起来，各家各户推着车子、挑着担子，有大人有小孩，说说笑笑寻找着小木棍上自家的名字。装车、装筐，欢天喜地拉着、挑着回家储存起来，这可是要吃一冬一春的。

有了白菜，冬天里的生活就香甜了。

取颗白菜，剥去外面草绳捆着的枯黄菜叶，丢到猪圈里。再剥去外面一层层的青帮放在一边，露出里面白嫩嫩的菜心。将菜心剁碎，加少许盐和香油，撒上蒜粒，淋上香醋，无论拌面条、喝糊涂，怎么吃都吃不够。

葱、姜、蒜、干辣椒用油炆锅，放进切成丝的白菜帮，沿锅边淋入香醋翻炒，一股浓烈的鲜香扑鼻而来，那味道不知让多少人垂涎。

摘下青菜帮上的叶子，用手

撕开，将菜帮用刀拍几下，斜刀切块。锅里放油，还是葱、姜、蒜、辣椒炆锅，舀一勺西瓜酱爆香，加入菜帮翻炒断生后，放进手撕的菜叶同炒。加水淹没菜，抓一把红薯粉条进去同炖，盖上锅盖焖十几分钟。粉条吸足了汤汁，便变得滑溜、劲道和透明，一镗香喷喷的白菜炖粉条就做好了。大大的粗瓷碗里盛上半碗焖饭，再加半碗冒顶的烩菜。几个人蹲在落光了叶子的大柳树下，尽管天气很冷，个个仍然是吃得鼻尖冒汗。冬天，仿佛温暖了起来。

无论如何，白菜依然是餐桌上的一道美味。不管是在街旁简陋的小店，还是在热闹市镇豪华气派的大酒楼，在满桌的各种冷拼热炒中，一道五花肉白菜炖粉条，一定会被吃得汤净汁光。

一晃，几十年过去。冬天里，每每看到街上菜农拉着一车车白菜沿街叫卖，我就会嗅到白菜的清香，想起当年菜园里辛勤劳作的老人，想起种菜的艰苦和不易，就会买几颗。

看到有些人很挑剔，买白菜时说这不能吃那不能吃，将菜剥得只剩一点。过了秤又想少付钱，最后还要将菜叶捡走，说捡回去喂兔子，天知道是真是假，菜农满脸无奈。

时间长了，菜农也会主动剥去外面的青帮，留下白白净净的菜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会对他们说别剥了，怪可惜的，外面的青帮炖肉是最好吃的。他们继续剥掉菜叶，说他们现在也不吃，都是当垃圾扔掉。我也会看到他们脸上流露出感激之情，把秤提得高高的。

我算了一笔帐，上世纪生产队时期，一个壮劳力劳动一天可得一个劳动日，一个劳动日不到一元钱。那时，为了多储些越冬的菜，家家都会多买些，而那时每公斤带绳捆着的毛菜就要卖两角，干一天活才只够买一些白菜。现在，工资都翻了多少倍，净白菜的价格也才一元多，还是被人挑来拣去。菜农确实太辛苦了，这样下来一季才能挣几个钱？

我的心沉沉的，他们却在为能将白菜贱卖出去和我的一点怜悯之心而充满感激。相比那些刻薄的小市民，菜农那诚实和善待的心，永远让我敬佩。

这个冬天，依然充满白菜的清香。

## 一个人的路

□贺兰山

清晨的脚步总是匆忙，一阵西北风吹来，不由得裹紧大衣，紧走几步，来到核磁共振室门口。还好，没人，终于赶个大早，排了第一个号，马上就要开始检查了。

等待医生到位，准备就绪，我跟随一个白大褂来到核磁共振室。

体检，今年有了这个项目，检查一下也好，防患大于治疗。自己选择头部检查，按照医生的要求，检查身上是否有金属装饰物，然后上台阶躺在检查设备上，头部落在了特定的位置，此时身体好像与设备融为一体。

医生过来，让我面部朝上摆好姿势，然后将一个圆形的面板罩在我头上，睁开眼看到的是挡在眼前的面板。医生交代检查过程中头部不能动，其实哪里还能动弹，狭小的空间根本没有活动的余地。医生启动电源，设备自动回归到巨大的检查仪器中间，身体也跟随设备移动，接受将近20分钟的检查。

这时的我，突然感到压抑，强烈的辖制感包围了我，一种强烈的解脱欲冲向我，像是生命在被吞噬的紧要关头，必须马上停止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我赶忙举起右手，大声喊道“停停停”，我怕自己被关在这个没人的空间，我怕自己的生命被无情地吞噬，我怕一场停不下来的噩梦上演。不行，必须立即停止，必须马上挣脱掉罩在我眼前的东西。医生关心地说“咋了咋了”，然后将设备复位，帮我取下面罩，我又恢复了正常状态。最后的我，几经反复，最后还是放弃了检查。

事后，我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不解，自问并不是这样矫情的人，怎么一个小小的检查就应付不来？可是，这是矫情吗？

这是一种生命的本能。

不由想起几年前父母作检查的事情，心里瞬间充满了懊悔。

当时我真实的想法是，只要父母进了这个房间，生命就有救了，感觉花了钱就心安。虽然当时一直陪在父母身边，但只是时间上的等待，没有切身体会到这种来自心灵的感触与阵痛。病重中的老人更像寒风中的一株老树，正在经受风吹雨打，这冰冷的机器无异于风刀霜剑，对他们来说不是救命的稻草，可能是索命的魔鬼。他们的心里一定更加孤寂无依，可是父母没有表达或者已无力表达，尚处于年轻的我也没有察觉。今天自己躺在这里，不曾想这个过程是这样乏味、这样无助、这样孤独。

人世间的，总是经历得太快，能够读懂领悟得太慢，一生中，有不少属于一个人的路，这条路没有同行者。一个人的路只能一个人走，所谓的感同身受只是冰山一角、十之一二，人虽然是群居的，但终究是孤独的。

赤条条来到人间，双手一摊撒手人寰，像一棵草，经历了春夏秋冬四季轮回，其中有阳光雨露，必定伴随风霜雨雪。阳光雨露可以同享，而风霜雨雪只能自己去扛。有风雨同舟者，但毕竟冷暖只在自己心中，只能自己感悟。像这样的检查，谁能代替你，谁代替得了你？

其间，爱人打来问候电话，要陪我检查的朋友已在赶来的路上，陪同体检的医生来到屋里陪我，可是躺在床上的终究是自己，谁也代替不了。

人生的路，特别是生命的历程注定得靠自己走，那是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路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  
jzwbxq@163.com